



陈  
登  
科  
文  
集

陈登科文集

陈登科题

4

# 陈登科文集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1978 · 秋





1982年，登科与美籍华人，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胡秀英博士谈《破壁记》  
1978年，登科与《破壁记》合作者肖马



1983年，于黄山太平湖，登科与光年



1982年，登科、华君武在韩美林工作室



1979

# 破壁记

## 第一章

惊涛百折终归海  
叠嶂千层不碍天

这是安东在七年前，刚进那间不见日月的屋子时，用指甲在墙壁上刻下的两句诗。

面对这两句诗，他整整熬过了七年零三个月又加十一天——这也是他用指甲一道一道刻在墙拐子的纹路上算出来的。

现在，他算是得到“自由”了。

宣布安东“解放”，是在1975年4月，中央9号文件下达后的第三天。

他拉开铁栅栏，走进院子，狠狠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，紧闭双目，足足站了三分钟，才睁开眼，仰起脸，望望万里无云的晴空，不禁慨叹一声：“啊！春天！春天……”

高高的围墙外，嫩绿的柳条在微风中飘拂。天上，几只风筝响着吁吁的哨音，隐隐约约还听见孩子们的欢笑，安东情不自禁

地朝院子里巡逻的公安战士眨了眨眼，算是告别。他意识到，今天不是放风，而是可以出大门了。

他刚迈出第二道大门，一个穿军衣的中年人，笑着迎了上来，指指门口停着的一辆北京吉普，道：“这是来接你的车子。”

他一看，那人正是他的专案组组长，便也很有礼貌地笑了笑：“来时是你们安排的。今天，就不用麻烦了。”说罢，昂起头，步子也迈得更快了。

出了大门，安东顺着一条百十来米的泥泞小道，走上了公路。

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，地面上坑坑洼洼，还积着水，安东低头对着一摊水汪，照照自己已经斑白的头发，摸摸硬茬茬的灰白胡茬子，不由得停下了脚步，苦笑了一下：“解放？我这个革了四十年命的老战士，解放过多少个城市，现在倒要别人来‘解放’了？”他又信步走了一里多路，忽然感到茫然，暗暗自问：“我到什么地方去呀？回家？现在家在哪里？哪里才是家……”

安东原是这个市的市委书记。自从1966年年底，当上“走资派”，家被造反派抄了，抢砸一空，他和老伴儿夏雯，也都被造反派扫地出门，赶进了黑帮大院。1968年1月，挂在他身上的牌子忽然又由“走资派”改成了“叛徒”，于是，春节后，他便被投进了监狱。从此，他和一切人断绝了任何来往，现在，谁知道夏雯在什么地方？

他站在三岔路口，正在思忖到何处去，从背后驰来一辆黄河牌卡车，刚从他身边开过二三十来步远，忽然停了下来，车门打开，从驾驶室里跳下一个年近三十的司机，朝安东跑了过来，啪地一个立正：“首长！你还认识我吗？”

安东猛一下被问住了，盯着那司机的小圆脸，看了半晌，才恍然大悟，叫道：“你原来不是市委驾驶班的小赵么？”

小赵握住安东的手，说道：“你果然好眼力，我就是赵正，过去在小车班开那部老掉牙的‘雪佛莱’的，来了不到一年就文



化大革命了。首长！解放了吧，恭喜你！”

安东笑笑：“别首长长首长短了，前一阵子，我脖子上还挂着黑牌子呢！”

小赵道：“我知道，说你是叛徒。哼！我一万个不相信！说实在的，当时把我们都闹糊涂了，今天点名，这个是叛徒，明天点名，那个是特务，我们党内真有那么高级干部是叛徒、特务，八年抗战是怎么胜利的？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又是怎么被打败的？嘿！有些人恨不得把所有的人全说成叛徒、特务、反革命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自己最正确，最革命……”

安东见小赵才见面就没完没了地大发牢骚，忙岔过嘴，道：“你现在在哪里？”

小赵指指自己的鼻子：“问我嘛？嘿！六八年下放到农村，种了三年地，七二年春，经过多少人帮忙，才活动到市运输公司。反正，我们都是你们的保皇派，贴心人，知情人。市委一砸烂，秘书、司机、炊事员都像冰糖葫芦给串上了，能有好日子过吗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你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？”

“你不晓得？我和夏雯同志被一车装到了齐云山下的一个小村子里，在那里修了三年零二十天的地球……”

安东未等小赵说完，一把抓住他的手，惊喜地叫道：“夏雯！她还活着？”

小赵笑道：“首长，你怎么这样想呢！夏雯同志的性格，你还不了解？再大的狂风恶浪，也是摧不垮她的。活着！活着！六八年我们一道下放到农村，住在一个深山沟里，她常常私底下对我说：‘小赵，想开点，能吃就吃一点，能喝就喝一点，有些人巴不得我们死，我们偏要活，活个长命百岁，气得他们甭想永远健康！’”

安东眯起眼，打量了小赵一眼：“喔——？夏雯居然敢这样豁出去……”他拍了拍小赵的肩膀，“快告诉我，她现在住什么

地方？”

小赵道：“一个礼拜之前，我还给她捎去一窝小鸡，纯种白洛克，是从下放到我们县里的农学院养鸡场里弄来的。我还在那里吃了顿中饭，夏雯同志还给我煨了一吊子牛肉汤……”

安东捶了小赵一拳：“你怎么老脾气还没有改，唠叨了半天也没有讲清楚她到底住在哪儿……”

小赵眨巴着眼，笑得合不拢嘴：“我就说你记性好么，你还记得我是市委小车班有名的‘排气管’，马达一响，噶噶噶噶尽听我讲！告诉你，夏雯现在不是大炮换鸟枪，而是鸟枪换大炮了！”

“换大炮？”

“她现在从山旮旯搬到县城，住在人武部大院，前后都有岗哨，阔气着呢！”

“小赵，你能不能帮个忙？”

“你说吧！”

“我想马上看到夏雯。”

小赵似乎就等着安东说这句话，指指前面的“黄河牌”，“首长，委屈你了，上车吧，这比不上你从前坐的‘本茨’。”

安东大笑道：“你怎么不问问我，我还带着手铐坐过公安局押送犯人的囚车呢！——我这个大块头，坐在你旁边，可影响你工作？”

小赵道：“今天，我正要到齐云山去装毛竹，不是顺汤顺水么！”说着，便夺过安东挟在腋下的包袱，“走！上车……”

黄河牌卡车的驾驶室挺宽敞。安东在驾驶员旁边的座上朝后一靠，先点了支烟递给小赵，接着自己也点了一支。

小赵接过烟，狠狠地吸了一口，忙从嘴里取下烟，看看牌子，咂咂嘴：“首长，你可是大炮换鸟枪，也抽起‘水上漂’来了！”

这“水上漂”是这个省里卷烟厂出品的大路货香烟，正式名

称“东海牌”，商标上是一条正在航行的轮船。

安东眯着眼，瞟了小赵一眼：“嗨，不瞞你说，我本来只能抽抽‘大铁桥’，这包‘水上漂’，还是昨天一个看守员给我送行的礼物呢。怎么样，现在生产还不错吧！”

小赵扶着方向盘，从反光镜里瞥了一眼安东，说道：“好！形势大好。生产无限好，可惜日用少，香烟走后门，毛巾货未到，草纸不供应，牙膏皮先缴，火柴户户缺，洗衣没肥皂……”

安东喷了口烟：“嗨！你现在成了诗人了！”

小赵连连摇头：“一当诗人，就要失业！”

安东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小赵一本正经地说：“现在老百姓都在讲，当今的诗人，全是瞎子，一点也看不到我们社会的真实情形。你想想看，我一成了瞎子，这方向盘不是要换主人了么！”

安东大笑道：“你这是啥理论呀。”

小赵连忙截过话头，说道：“不成！假使我成了理论家，一家三口的嘴巴都得吊到屋梁上。”

安东直直身子，从反光镜里以询问的目光看看这个多嘴多舌的司机。

小赵还是板着脸，道：“你想想吧，现在时兴的理论是：种地么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！开火车么，宁要晚点，不要正点。工厂只能提革命，不能讲生产。谁提生产，谁就是唯生产力论！乖乖！我若是当了理论家，按照这些理论来办事，我那一家吃啥？穿啥？”

安东吐了一口烟，慢悠悠地说道：“近来报纸上不是提出要安定团结，要整顿么？”

“整顿？嗨！哪有那么容易呢？唉！难啊！难啊！”

安东掐掉了烟头，转过脸望望小赵气呼呼的样子，说道：“慢慢来嘛！”

小赵呸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再慢慢来，中国人都要肚皮贴背心

了。首长！想想看，文化大革命之前，市委抓工作的劲头，真叫雷厉风行。我们开小车的，半夜十二点，还拉着你们这几个头头从这个厂转到那个厂，再苦再累，也觉得痛快。现在呢，那几个理论家眉头一皱，舌尖一滚，脸色一变，给你扣上个复辟回潮的帽子，不大不小，紧紧地卡在你头上，去也去不掉。首长，你心里难道不着急？依你看，这局面该咋办？”

没有听到安东的回答，小赵斜着眼，又从反光镜里瞟了一眼这个原先的市委书记。

安东头歪在靠垫上，闭上眼，打起盹来了。

小赵嘀咕了一句：“唉！与世隔绝了几年，外面的行情一点也不知道！”

安东侧过了身子，竟轻轻地打起呼噜来。直到小赵一个急刹车，差一点把他的脑袋撞在前面玻璃上，他才惊醒过来，揉揉眼，问道：“到了？”

小赵正从车窗探出脑袋和迎面开来的一辆解放牌卡车的司机骂着架。

“你喝了几年汽油，会开车么？”

“他妈的！瞧你的前轱辘歪到哪儿去了？”

安东也探出头去望了望，明显的是小赵的过错，便拉了拉他的袖子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小赵，你是太左了一点……”

小赵红了脸，朝窗外吐了口唾沫，重新发动起引擎，擦着那车子，“嗤”地开了过去。

安东还能听到那个司机的骂声：“你别狗仗人势地欺侮人！”

小赵居然装作没听到似的不吭声。安东从反光镜里看见了他两只有点紧张的眼睛。

跑了几公里，小赵的话匣子又打开了：

“首长，你刚才说我左了一点。我记得，你过去不也认为左是方法问题，右是立场问题么？如今的干部，和你过去当政时更大大不同了，宁左毋右且不说，还要第一有个轴承脖子，第二有

个弹簧腰，第三嘛，头上顶个风向标……”

安东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小赵！现在且不忙讲什么风向标，还是看看你这油表吧，都快挂上零啦，你是存心让我在这里过夜啰……”

小赵一看油表，也惊叫了起来：“哎呀！首长你眼真尖！”

安东说：“马上退回去，到梅家渡加油站去加点油，咱们还得赶一百九十几公里呢！”

小赵讷讷地再想解释什么，但什么话都讲不出来了，老实地掉过车头。

这一折腾，已过中午。两个人胡乱地吃了几块烧饼，又赶路了。

小赵再也没有讲什么，噘着嘴，两只手紧紧握住方向盘，一来是进山了，上坡下坡，七拐八弯，车窗前不时掠过“急弯”“陡坡”等等路标，稍不小心就要送命；二来是他自说自话，自解自答地唠叨了半天，这位老首长毫无反应，不是打瞌睡便是睁大了眼，新奇地眺望车外的风景，好像一辈子没有见过青山绿水。

其实，安东在心里盘算着，和七年未见的老伴儿见面时，演一出什么戏？

别看这个原先的市委书记，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受过各种各样的冲击，可就是冲不掉他爱开玩笑的脾气。他知道自己老伴虽是个爽朗泼辣的性格，可这当口一见面也难免眼泪鼻涕的闹得悲悲切切。所以，他想停当了，要演一出不期而归的惊喜剧。主意拿定，自己也忍不住地笑出了声。

小赵从反光镜里见他突然莫名其妙地笑起来，便问道：“首长，你乐什么呀？”

安东眨眨眼，没有回答，嘴里却哼起了黄梅戏——这一带正是黄梅戏流行的地方。

黄河牌卡车呼哧呼哧地爬上一千来公尺的齐云岭。朝下一

看，云海翻腾。露出海面的山峰，浓浓淡淡，虚无飘渺，仿佛神话里的蓬莱仙岛。山坡上的杜鹃花开得正艳，和云海边缘的彩霞交相辉映，更觉得这车窗框着的是一幅幅图画。

安东忍不住地拍了一下大腿：“妙！活脱脱的《天仙配》的风景！”

小赵小心翼翼地握着方向盘，汽车正朝云里钻，他嘟囔道：“云这么低，山下保不住已经下雨了……”

安东连忙问道：“带雨伞了么？”

小赵答道：“就在座位下面。”

安东又说了一声：“妙！”哈哈大笑起来。

小赵更加莫名其妙，他真的坠入五里雾中了。

车子滑下山坡，开进县城，天已擦黑。

果然，山下紧一阵慢一阵地落着小雨。

人武部后院的一间平房，是夏雯的家。

房里放着一张单人木板床，床前有一张三个抽屉的长方桌，杉木坯子，没有上油漆，已经给锅灶的烟熏得黑黝黝了。锅灶就支在屋角，灶洞里，几个松树疙瘩正在噼啪噼啪作响，锅里的稀饭也在咕咕嘟嘟地翻滚。烟气，水蒸气，弥漫着整个屋子。

一个年近六十，白发苍苍的老奶奶，戴着一副黑架子的老花眼镜正在喂鸡。八只雪白的小鸡扑腾着翅膀，飞起来争啄着她手里的菜帮子。她一面喂，一面嘴里叽叽咕咕地数落着，像是教训小孩子似的：“快吃，快吃，吃了上窝，唉！现在真是世道变了，连鸡都成了夜游神啦……看你们，嘴刁的！尽捡嫩叶子吃……这一畦菜园都给你们这几个扁毛畜生糟蹋光啦……”

她正说着，只见门吱呀开了，闯进一个人，肩上披着一件不灰不白的褂子，两只袖子在脖子中间打了个结，将鼻尖遮掉一半，手中撑了一把红油布伞，把眉毛也挡掉了。那人操着京腔问道：“夏雯住这儿么？”

老奶奶转过脸，推起老花眼镜，皱着眉头，隔着烟气雾气，朝那陌生人打量了半晌：“我就是夏雯，你找我干吗？”她边回答边走近一步，又问道，“同志，你从哪里来？”

那人没有收拢伞，也走前一步：“刚从云里雾里钻出来……”

夏雯的目光和雨伞下的目光对视了片刻，突然伸出手，把伞夺了过来，又惊又喜：“呸！老不正经的！你这个三流演员，不要再表演了！”她顿时百感交集，嘴巴哆哆嗦嗦地不知喊什么才是。安东眼看自己老伴的眼睛里快滚出泪珠，连忙抱起拳，作了个揖：“大嫂！小生这厢有礼了！”

夏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，身体已被安东紧紧抱住，两人的白发厮磨在一起。安东本来还预备演下去的戏文也忘了词，只觉得腮帮子上沾着冰凉的泪水。她颤抖的双手，紧紧搂着他的肩膀。

安东生怕这样的见面，可又不得不是这样的见面，便故意大笑着，搂着自己的老伴转了个圆圈，把她推到床上坐定，双手搭着她的肩，连连说道：“别哭，别哭，眼泪和咱俩是没有缘分的！”

夏雯噙住泪水，也微微一笑：“唉！总算还能见到你！”

安东笑道：“我还和七年前一样身强力壮，一样精神饱满，一样豁达乐观吧？”

夏雯推开了他的手，拿起桌上的镜子，照着安东的脸，说道：“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正的，照照你这副样子吧！”

安东对着镜子，做了个鬼脸。

夏雯嗔道：“怎么脚镣手铐都没有把你的脾气改过来？”

安东反问道：“你呢？”

夏雯想了想：“好像改了一点，也好像没有改，没有改的是对党的信念。当七年前有人把你从床上喊起来，戴上手铐拖走时，我听见警车的声音呜呜地走远了，心里就像被人割了一刀，但我还是咬咬牙，一天一天熬过来了。我心里想，有人可以将我们家抄了，可以把我们夫妻拆散，可决不能动摇我对党的信念。

我们的党是打不垮、砸不烂的。所以，我一直相信，党会把你的问题审查清楚的。我们一定会有见面的一天……现在，不就见面了么？不过，我真气你，为什么不托人捎个信来，告诉我，你解放了……”

安东苦笑了一下：“你问我，我问谁？我自己也莫名其妙，一下子变成‘叛徒’，一下子又突然被解放了……”

夏雯惊异地望望地：“难道你现在还没有自由？”

安东站起来，在屋里踱了几步，放低了声音道：“这大概也是你没有改过来的地方！”

夏雯诧异地望望自己的丈夫。刚才那种嬉笑的神情突然消失了，炯炯的目光含着深深的思索，这是他考虑问题时常有的表情。

安东点起一支烟，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在夏雯耳边说了一句：“你太天真了！”

沉默了半晌，安东忽然又爽朗地大声说道：“嗨！只顾我们两个唱《天仙配》，倒把赵师傅怠慢在外头了！”

夏雯忙问：“哪个赵师傅？”

安东道：“赵正呀！以前在市委司机班开小车的，不是前一阵还给你捎来这几只白洛克么……”

夏雯的眼里陡然掠过一瞥惊讶的目光，她想讲什么，可安东却已一步跨到门口，打开了门。

原来小赵正在屋檐下站着。

安东一把把他拉了过来，对夏雯说：“快泡茶！再想办法弄几样好吃的，招待招待赵师傅，今天亏了小赵，一路护送我到这里，要不，咱们夫妻俩还隔着齐云山唱《牛郎织女》哩！”

小赵脸上浮起一团红云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首长，看你说的……”

安东将小赵捺倒在椅子上，爽朗地笑道：“可惜，你没有看到我今天扮演的董永会七仙女……”他又朝夏雯眨巴着调皮的眼



睛，“你说我是个三流演员，我可是一个会看戏的老牌票友呢……”

窗外，淅淅沥沥的雨落个不停。

掌上灯，夏雯一会儿就麻麻利利地整治出几样菜：一盆炒鸡蛋，一盘咸鸭子蒸黄豆，一碗山蘑菇炒青菜，还熬了一小锅鲫鱼汤，另外，又从小柜子里拿出一瓶洋河大麴。

安东坐到屋里上首惟一的一把椅子上，小赵端了条板凳坐在横沿，夏雯自己就坐在床头。

使安东惊奇不已的是原先从来不沾一滴酒的自己的老伴儿，今晚上竟一连喝了五杯，脸上泛起了两点红晕，看起来反而年轻了些。当小赵给她斟第6杯时，安东按住了小赵的手：“不要让她再喝了。”他转过脸望望夏雯，意思是：“你怎么喝那么多？”

夏雯笑了笑：“闲茶，闷酒，无聊烟，你想想我这几年的日子……”她瞥了小赵一眼，没有说下去。

奇怪的是小赵，这张伶牙俐齿的嘴，在这当口忽然不灵光了。他只顾闷头啃着鸭颈子。

安东是明白的：“叛徒”的老婆，在这几年里是什么滋味！他的目光和夏雯的目光又迎上了，两个人的目光几乎同时闪过一道回忆的闪电。这闪电照亮了他们的过去，也有点无情地嘲笑他们的现在。

夏雯的父亲是铁路工人，“二七”大罢工时，被军阀枪毙了。她母亲是共产党员，蒋介石“四·一二”清党时被捕入狱，被活活折磨死在上海龙华的政治犯监狱里。

夏雯从小就是国民党所谓的“匪属”，靠着地下党的抚养，长大成人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党把一批烈士子女送到了延安。她在抗大女生队学习了半年，便被派到新四军里，在陈毅同志的一支队里当民运干事，那时才二十出头。